



蘇聯當代文學名著

**DUOXUE
DEDONG
TIAN**

[SU]YIFAN · SHAMI
YAJIN ZHU
TONGCANNIAN YI

HUASHANWENYI
CHUBANSHE
1994 ·

多雪的冬天

[苏]伊凡·沙米亚金 著
佟灿年 译

花山文艺出版社



苏联当代文学名著

多雪的冬天

[苏]伊凡·沙米亚金 著
佟灿年 译

唐山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石家庄

(冀)新登字 003 号

内容提要

曾任游击支队长、纵队长,后任农业部门高级干部的伊凡·瓦·安东纽克是一个有能力、有思想、为人正直的优秀干部。由于工作中坚持原则冒犯了重要人物,所以让他在正能干的时候提前退休。这一决定无疑对他本人是个致命打击。有人觉得让这么一个能干又有专长的高级干部这么不明不白的退休不大好,打算再任用他。如何任用,是官复原职,还是降职使用?正在举棋不定之间,安东纽克的政敌们便展开了阴谋活动:造谣、诽谤、诬蔑……这一切都进行的乖巧、自然、不雷声色。安东纽克不愿意看那些他非常了解的卑鄙小人们在他上头指手划脚,便没有接受降职这一任命,而是利用闲暇去看望过去无暇顾及的儿子和旧时曾爱慕过的女友。没想到这也没有摆脱政敌们的追踪联系群众害,直到把他搞得力疲神伤、万念俱灰为止。

根据 Роман Газета №0. 5—6. 1971
苏联《小说月报》1971年5—6期译出

苏联当代文学名著

多雪的冬天

[苏]伊凡·沙米亚金 著

冬如年 译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保定市燕龙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15.125印张 347千字 1994年12月第1版

199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定价:16.00元

ISBN 7-80611-226-X/I·197



苏联当代文学名著

第 一 章

一头野牛站在古老的云杉树下，树干下端长满了灰色的苔藓。在这荒僻的密林里，苔藓丛生，一派原始景象：云杉看起来都象千年古树，饱经风霜的树墩蒙着厚厚一层苔藓，里面却已腐朽了。有些树墩的内部翻露在外面，活象史前期的动物。

也许因为这个缘故，安东纽克才把这位森林之王^①错当为这样的树墩了。他在森林中漫游了一整天，碰到过不少这种千奇百怪的树墩。然而，也可能是他想得出了神的缘故吧？森林是供人思索的好地方。它抚慰着你，驱散你的忧虑和烦躁，常常有这样的情况，种种不快在前一天看来近乎是一场悲剧，但经过象今天

① “森林之王”系指野牛。——译者

这样的林中漫游，在树木的喧哗或脚下落叶的飒飒声中沉思冥想以后，就会觉得这一切只是些不值得怎么伤心的小事了。人类的——特别是今天和平时期的——种种冲突、忧伤、烦恼，在森林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在它亘古长存的威力面前，就恍若另一个世界的事了。一年半以前，当结实、健壮的安东纽克被安排退休，乘车到这儿来的时候，情况就是这样。当时他的心情是绝望的，但一经在森林中漫游之后，第二天就觉得可以对自己的“灾难”一笑置之。他不再愤懑地指责他的敌人和那些惶惑地保持沉默的人了，尽管那些默不作声的人心里明白：他安东纽克的全部罪行，只不过是说了想说的话罢了。

现在，什么不愉快的事情都没有了。他来到这里纯粹是为了休息。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要他考虑，除非关于子女，只有子女是要他始终操心的。尽管这样，他还是想得出了神，险些儿跟森林之王接吻。当那头野牛慢慢地回过头来的时候，安东纽克呆住了，他跟野牛只相距几步路了。现在他们，人和野兽，面对面地注视着。

安东纽克感到脊梁上起了一阵寒颤。如果野牛冲过来，那会怎样啊？怎么办？开枪？没有权利。而且身边的子弹也打不死这种野兽的。这天早晨，禁猎区主任邀请他去打野猪，他拒绝了，因此身边只带着打松鸡的子弹。逃走吗？他想象他这个老头儿怎样逃法：绕过一棵棵树，穿过那些带刺的小云杉树丛，找个地方躲起来。想到这里，他不禁嘲笑自己：“伊凡啊，你可从来不曾在任何‘野牛’面前逃跑过。退却是退却过的，但那是在优势敌人面前退却……除了退却之外，有时也曾故意避开过一些混蛋。”

这是秋季的一个阴天，在云杉的浓荫遮盖下，四周几乎象黄昏一样幽暗。他看不清这头野牛的眼睛，无从知道它的眼神怎样？据禁猎区的看守说，离群的野牛就象神经失常的人一样，会无缘

无故地冲过来。特别是受了带头牛的气的，更是如此。不过，这头野牛看来已经上了年纪。它那高耸的脊梁上的毛乱纷纷地竖立着，毛色是棕褐色的，显得挺肮脏。在它向下弯曲的脖子下面，挂着一绺绺的毛，就象春天野兽换毛时那样。但它的双角还是跟年轻时一样犀利。这样的角足以把人刺穿。

野牛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它在打量着对手。但它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连尾巴也不用，蹄子也不踢一下，就象是泥塑木雕的一般。它准备干什么？进攻？退却？

了解人终究比了解野兽容易，因此也比较容易防御，只要那人是公开进攻，而不是暗箭伤人的话。但糟糕的是，人们经常趁你不备的时候进行突然袭击。

安东纽克想到，那些野牛是禁猎区看守们喂养和照顾的，是听惯了人声的，他就温和地问道：

“难道我们就这么一直站下去吗？”

野牛颤抖了一下作为答复，接着就闭上了眼睛。

不，看来这头野牛并没有进犯他的意思。

也许这头野兽病了，故意跑到密林这一角来孤零零地等死？

“应当记住这个地点，告诉禁猎区的看守们！”他又立刻联想到自己：“如果你真的跑到这儿来等死，我是理解你的，甚至还羡慕你呢！我也想这样干……在这儿，独个儿。也要这样挺立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分钟。”

突然从不远的地方，隔着两个林区的距离，传来一阵猎犬的吠声；它找到野兽的踪迹了。接着传来了枪声，一下……两下……

这时候野牛猛然抬起头来，吼了一声，用蹄子刨起苔藓来。

安东纽克事后不禁对自己当时那股机灵劲儿感到奇怪。当时他一下子扑到身边的第一棵树后，又从那儿一下子钻进了低矮的小云杉丛。他的猎枪不断钩着丫叉，他的脸和手都被擦破了。那

是一次真正的越野赛跑！当他停下来倾听时，他听到的似乎不是一头野牛而是一大群野牛的蹄声。他好不容易才弄清楚，这是他的心脏在跳动，热血涌上了头部，甚至连耳朵里也在嗡嗡作响。

他已经听不到野牛的声音了。它把人吓跑后，也许还孤独地然而又是威风凛凛地站在那儿吧！

“啊，这样一来，你可不能再吹嘘自己从不曾在什么野牛面前逃跑啦！你刚才不就逃之夭夭了吗？”安东纽克不愉快地嘲笑自己。“可是法律保护着这鬼东西，你能有什么办法呢？！不得不逃……这是逃避法律啊！不过心脏……亲爱的心脏，你这是怎么啦？”

他为自己的心脏感到不安。才跑了百来米，就上气不接下气，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去年夏天在疗养区爬山，一大群人中只有三个人跟得上他，面那三个人的年龄加在一起，也不比他大多少。其中两个后来累得连去吃晚饭的力气也没有了。而他呢，尽管那些黄口小儿都叫他“老大爷”，哪怕再要他到广场上去跳舞，他也可以若无其事地去的。

“为什么心跳得这样快？而且不但加快，简直是裂成了三瓣，就象发动机里烧坏了一个火花塞似的。可是究竟是哪个火花塞烧坏了呢？是那头野牛把我吓坏了吗？不，它仿佛并不怎么可怕，比它更厉害的也碰到过！”

那头野牛需要孤独。他安东纽克昨天也需要孤独。他想倾听秋天的森林中树叶怎样窸窸窣窣地落下来，怎样在脚下飒飒作响……也想倾听一下自己的心声。这只有在森林里才能办到。一清早起，他就被森林吸引住，沉浸在森林忧郁的气氛中。他向森林倾诉了衷曲。跟人他是决不会作这样的倾心之谈的。何况也无人可谈。那些他曾与之争吵，并向他们证明他的主张是正确的人，现在都已远远离开了他。过去他曾在办公室里、会议厅里同那些

人争论过，而今在这片森林里，他一而象那头野牛一样独个儿逛荡，一面还在心里跟他们争论。

现在一切都非常平静，非常安宁了。可是这并没给他带来什么慰藉。他明白：他的“深秋”临近了。“金黄色的森林不再喧闹。”是啊，显然不再喧闹了。没什么，伊凡，你也曾喧闹一时，而且闹得还不错呢！不论怎样，在孩子们面前不会感到惭愧了。在孩子们面前……

几分钟前，他还想深入密林，找一片原始的林中草地，在古老的松树的环抱中，燃起一堆小小的篝火，就这么一直坐到黄昏，以便饱尝孤独的滋味；以便让森林的喧闹和秋天的气息充溢在心里，保存它几个月，直到下一次“发病”。

但现在，在跟野牛碰而之后，他忽然想跟人们接近了。以前不曾有过这样快的转变。这莫非是由于进入了老年的阶段？

安东纽克猜到了放枪的是什么人。在密林中放枪必须经过当局特许，而这种特许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得到的。昨晚他就知道来这儿作短期休息的是个什么人。禁猎区的主任还曾建议他跟客人们一起去打猎。主任说：

“没有我们，光有象我们的朋友布迪卡那样一些理论家和话匣子，即使他们跑得累断了腿，也打不到野猪的。可是，我明天有事。”

“不，老兄，我高攀不上！”安东纽克当时这么回答，只不过想借此抵制打猎的诱惑，好让他能够独自到森林中去走走。面主任却以为安东纽克讲这句话是由于他对自己的遭遇感到不痛快，就很有礼貌地转移了话题。

现在安东纽克根本不去考虑什么攀得上攀不上。他急忙奔向枪响的地方，一心想回到入群中去。

昨天他是多么渴望孤独，而今不知为什么竟渴望到那群人中

间去，那儿有来自“上层”的消息、戏谑的谈笑和丰盛的宴席。

他凭着自己 在树林中辨别方向的出色本领——打猎的伙伴们曾称赞他具有“猎犬的嗅觉”——就象用方位角测量过那么准确地从森林里走了出来。在一条林间道上，他看到了那些被猎获物刺激得兴高采烈的无忧无虑的人。

主人布迪卡老远就认出了安东纽克，心里感到很奇怪。起先，布迪卡问话的口气似乎并不怎么欢迎他：

“啊，你也到这儿来了？”但是突然，布迪卡变得高兴了，他一跃而起，略微有点儿跛地——他的一只脚上起泡了——跑过来迎接安东纽克：“同志们！这就是我们狩猎团的首领——伊凡·瓦西里耶维奇。谢尔盖·彼特罗维奇，他将把您的新记录登记下来。让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打游击时的队长。啊，你瞧，我们打了多大的一头野猪。这是谢尔盖·彼特罗维奇把它打死的！猎运就跟财运一样，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谢尔盖·彼特罗维奇就是交上了好运。嘿，你瞧，多大的野猪！咦，怎么啦？你妒忌吗？大家看啊，安东纽克连眼睛也红了！”

布迪卡跟安东纽克问好以后，没有松开手，反而拽住他，把他往人群跟前拖去，仿佛他自己硬不肯走似的。

客人们显然疲乏了，他们全都在又湿又冷的草地上坐着或躺着，团团围住了那头被打死的野猪——就象一群野人在焦急地等候酋长分配猎物一样。没有一个人急于对布迪卡的介绍作出反应，他们只是懒洋洋地回过头来。主人的两名随员，西罗特卡和克列普涅夫笑了笑。客人们在打量着新来的人：显然在估量他是个什么人物，是什么级别。打游击时的队长——这是二十年前的事，已经不能说明什么了。

可是布迪卡没有再提到别的头衔。

安东纽克想：

“你们休想我会首先伸出手，走过来跟你们这些躺着的人……自我介绍。可敬的人们，这是办不到的！”

由于布迪卡把他拉到猎获物跟前，实际上等于是邀请他首先跟它相识，安东纽克也就照办——把他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被打死的野猪身上。

那头野猪躺在一棵橡树下，露出了黄色的獠牙，一股鲜血从它嘴里流出来。但它不是在这儿丧身的，是人们把它拖到这儿来的。猪身在地上拖出了一条痕迹，足有小路那么宽。它一路上分开落叶，压碎橡实，擦掉树根上的苔藓，留下了一条狭长的血痕——它已经不是鲜红的，而是象铁锈那样的暗红色了。

“承认吧，你妒忌了，是不是？说老实话吧！谢尔盖·彼特罗维奇，他妒忌了！瞧他那副样子！如果连安东纽克这样的神枪手也妒忌了……”布迪卡拍一拍野猪的肋部，说：“对，你来评评吧！两枪就打死了这样的‘大象’！而且距离不近啊，它是从那边的矮树丛里跑出来的，谢尔盖·彼特罗维奇就在这棵橡树后面，就在那边，多少米啊？你来估量一下！”

安东纽克用眼睛估量了一下，就完全清楚了。这是有经验的猎人再加上过来人的一瞥。他这个过来人什么事情都见识过了，而且自己就曾在各种不同情况下做过客人也做过主人，想使他吃惊是困难的。可是他吃惊了——对他朋友的八面玲珑和高超的组织能力感到吃惊。

安东纽克见过不少次这种事先组织好的打猎：什么地点，什么时候，隔多少距离开枪，都预先安排好，而野兽几乎是捆绑起来给猎人打的。但和这次打猎一比较，过去许多次狩猎——有时他自己也参加安排——说得客气一些，都是非常笨拙的，往往破绽百出，连安排者本人事后也会把它当作笑话来谈。这一次可不同，看来不会有人拿它当笑话讲。不过，安东纽克还是忍不住问

了一句：

“派了几个看守把野猪赶来的？”

布迪卡笑起来了。

“唉，伊凡，你又来煞风景了！只有一个，兹米特罗克。他已经去打电话叫车了。”

是啊，要客人领受打猎的全部痛苦和欢乐可真他妈的要一点本领！从拂晓开始就得带领这位客人走很多路，非要累得他不能动弹才行，然后到了傍晚，就把那头傻野猪赶出来，不朝别人赶，专朝客人这边赶。然而象西罗特卡这样狂热的猎人，不论你事先怎么跟他约定，他到时候总是按捺不住的，他开起枪来又弹无虚发。可是这次他偏偏没有放枪——唯一真正的猎手竟被人们团团围住了，不能开枪，怪不得他拉长了脸躺在那儿呢！

安东纽克转身对客人说：

“我祝贺您。”

这位部长，也是个早就年过半百的人了，竟然喜形于色，就象小孩子一样（我们所有的人钓鱼或打猎的时候都会变成孩子）。他立刻站起来，紧紧握住安东纽克的手，握得比一般礼节所需要的还要久，并用他那对能够识透各种人物和他们心思的聪明的棕色眼睛，仔细地打量着安东纽克的脸。

安东纽克的祝贺是真摯的——那两枪的确打得漂亮。谢尔盖·彼特罗维奇觉察到了这一点，因此对安东纽克发生了好感。

“我和您以前见过面，”安东纽克说。

“对，对……”客人肯定地回答，却记不起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他见到过多少人啊！为了不露马脚，他就退到一边，让他的助手走过来，那人正在等候跟安东纽克认识哩！（当首长站起来的时候，这位助手就躺不住了！）

谢尔盖·彼特罗维奇开玩笑地叫了起来：

“哎唷，哎唷，我的可怜脚。脚底磨起血泡啦！”

布迪卡心满意足地纵声大笑。

“可是您，谢尔盖·彼特罗维奇，没有白白累坏了两条腿。瞧，”布迪卡仍然在抚摸着野猪，两手拍拍猪腿，发出轻快的节奏，“得到这样的战利品，即使脚底起泡，也不后悔吧？对不对，西罗特卡？”但西罗特卡不作答，于是布迪卡又放声大笑，叫喊起来：“啊，大家看见没有？西罗特卡可真变成孤儿^①了。他打猎失败啦！而安东纽克呢，眼睛里都喷出火来了。你妒忌了，还不坦白承认？”

“我是妒忌的，”安东纽克凑趣地附和道。

肥胖的克列普涅夫翻过身来，说：

“妒忌是私有制的残余。你们要向我学习。我只妒忌马上要大嚼野猪肉灌肠的人。我已经在咽唾沫了。但愿兹米特罗克赶快到来。”

“也许，同志们真的感到不高兴了吧？”客人关切地问道。“但我却是这样理解的：打猎是大家一起打的……打这样的野兽——只能是集体的功劳。”

“您好象是怕我们见怪，何必呢！”默不作声的西罗特卡突然开了口。“难道这是第一次吗？我们都是老野牛了。只有布迪卡一个人不懂得猎人的道德。”

“我？”布迪卡喊了一声。他一点不假地激动了，同时又假装有愤慨的表情。

“正是你。半瓶醋！”安东纽克脱口而出地嘲笑说。这时候，不知为什么，他心里突然涌起了一股厌恶布迪卡的冷冰冰的感情。

他心里想：“你干么这样起劲？别人看不透你，我可看透了你。”

^① “西罗特卡”这个名字含有“孤儿”的意思。——译者

我们大家都接待过客人，有时也奉承过我们的上司。但我们是世俗的官吏，你却是科学家啊！”

安东纽克对自己心里产生的这种出乎意料的突变，感到害怕。他到这群人中间来，本是心平气和的，突然却无缘无故地发生了剧变。他干吗要这样？干吗要使人扫兴呢？

“我？我是半瓶醋？”布迪卡装出惊异的表情，可是随即笑了起来。“你这个朱露特^①啊，发火啦，那是因为你没有打死野猪啊！我们却打死了它，”他仿佛生怕安东纽克不懂得他的玩笑，接着又举起双手叫道：“我投降，我投降……对打猎的奥妙我永远是个一年级生。”

“还不仅是这方面，”这时候安东纽克那种冷冰冰的感情同样出乎意料地消散了，经过一整天林中漫游后出现的那种宽容与平静的心情又恢复了，于是随口说了这一句无关痛痒的话，使谈话不致中断。

“谢尔盖·彼特罗维奇！如果我的好朋友开始竭力要人相信我在机器制造方面也是这样一个……一年级生，——那您就可以明白：我们的友谊就是这么回事儿。我们俩善于一有机会就‘支持’对方。”

他说这话大概是生气了吧？或者是在耍滑头？要不然就是用转弯抹角的办法提醒上级记住自己的功绩？

“瓦伦京，你作为研究所的所长——是天才。我可以当着部长的面替你证明。”

“瞧，谢尔盖·彼特罗维奇，我曾经跟什么样的促狭鬼同住在一个土窑里啊！”

① 朱露特是罗马神话中的神王。——译者

安东纽克转移话题，说：

“把野猪身上的分泌腺割掉，要不，会使野猪肉有股臊气的。”

“可是禁猎区的看守建议用火来燎毛。野猪还小，才一周岁，还早着呢！”

事情很明白：还要使客人再一次领略乡村风味。

克列普涅夫装出一副淘气的样子，竭力激起别人的食欲：

“我们得叫它立刻上煎锅。灌肠真是好东西，世上美味不少，唯有灌肠最妙，这是最聪明的格言！这是生活哲学的顶峰！你们耳朵里没有响起油炸肉丸子的吱吱声吧？我却出现了明显的幻觉。我们将要有最美味的油炸肉丸子了！我那些荞麦粉不是平白带来的，可以做油煎薄饼。没有一个厨师做得出象我做的那种油炸肉丸子！”

他又翻了一个身，咂着他那干燥的厚嘴唇，发出贪吃的啧啧声。

“荞麦粉，你从哪儿搞来的？”西罗特卡诧异地问道：“现在还有什么人磨荞麦啊？连荞麦片也没有！”

“你不相信我们的农业成就，亲爱的西罗特卡？落后于生活啦！实际上早就出现了荞麦和玉米的杂交种，只要善于识别荞麦和玉米就行了。我就有这种本领。”

“不要胡说八道，爱德华！”布迪卡打断了他下属的话，他不喜欢这一类暗示。

克列普涅夫早就使安东纽克发生了兴趣：这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人，但却不是胆小鬼。他不讲什么礼貌，即使跟上帝在一起，只要过上半小时，也会对上帝的称兄道弟的。他对他的保护人布迪卡说起话来出奇地不受拘束，有时甚至是非常尖刻。但是，布迪卡却把这个做过电影摄影师而又不学无术的人，安排为科学研究员，并带着他到处跑，寸步不离。自然，克列普涅夫是个善于钻营的

家伙，什么都能弄到，而且还善于做广告。大家都认为他是个厚颜无耻的小人，但在他那含混不清的胡说八道之中，有时也有一得之见。

不远的地方传来了两辆汽车的喇叭声。一辆的喇叭是低沉的，带点沙哑的声音，好象伤了风；接着是另一辆——尖声尖气的，象个姑娘。

克列普涅夫抬起身子，举起猎枪，对发黄的橡树叶放了一枪。树枝被打断了，很快地掉了下来，几片落叶在空中打旋。躺在橡树下的那头疲乏的猎狗，可笑地跳了起来，在周围跑来跑去，同时嗅着潮湿的地面，地面上散发出老蘑菇和新鲜橡实的气味。

西罗特卡招呼那条猎狗：

“冲伯！冲伯！”

“冲伯？”安东纽克感到奇怪。“是谁想出来的，给狗起了这么难听的名字？”

“我是从拉比茨基那儿买来的。”

“如果狗也懂事，它准会咬掉这个波兰小贵族的鼻子。好一个政治家！”

猎狗驯服地跑到主人跟前，伸出红红的舌头，用聪明的眼睛望着主人，好象在责备：“哪一个傻瓜突然心血来潮，无缘无故地放枪？”

沙哑的汽车喇叭声越来越近。克列普涅夫还想再开一枪。可是西罗特卡阻止了他：

“干吗放枪？不会迷路的，就这么一条路么！”

两辆汽车在不远的地方出现了。它们从林区的道路上，辗着露出地而的橡树根，摇摇晃晃地驶了过来。一辆是大甲虫似的黑色吉姆牌轿车；另一辆是令人喜爱的，真象姑娘那样漂亮的淡蓝色伏尔加牌小轿车。

大家想把野猪放到吉姆牌车后的行李箱内，可是西罗特卡说出了他所耽心的事：野猪会沾染上汽油味。于是大家就在车厢后座底板上铺好杉树枝，然后把野猪放在那上面。

布迪卡先请谢尔盖·彼特罗维奇上了“伏尔加”，然后再叫安东纽克。当车子开动的时候，布迪卡说：

“应当把那个看守接来，让他也喝上一杯。”

可是车子没有去接。忘掉他了，只顾谈话把看守忘掉了。

部长和布迪卡下榻在一座独幢木屋里，那是专供打猎人住的房子。其余的人都住在旅馆里。旅馆座落在小山坡上的松林中，不久前那儿建起了一个别墅区。

布迪卡出人意料地邀请安东纽克住到他们屋里去，说是还有房间。

房屋管理主任虽然是老相识，但对新来的客人并没有多大热情——不是那个级别啊！——他把安东纽克安置在楼下大门旁的小房间里。那地方本是高级首长光临时给他的警卫人员或者机要人员住的。安东纽克对这一点毫不介意，他对“级别表”和被任命为房屋管理主任之类的人太熟悉了。

部长和布迪卡洗过脸，换了衣服后，出来观看烤野猪的情况。克列普涅夫正在吵吵闹闹地指挥着别人——他自己什么也不干，光在那里指手划脚。

安东纽克透过门缝听到了部长和布迪卡的对话。

“跟我们一起来的这个人是谁？……说话带刺的，很面熟。”

“前任……”布迪卡接着说出了安东纽克不久前的职位。

“哦，哦……记起来了。目前在哪儿工作？”

“退休了……”

“怎么会退休的？他大概还不到六十岁吧……”

“一个死抱住原则不放的理想主义者。他反对农业革新，是个保守分子，他紧紧地抓住了草^①，可是草并不是什么可靠的支柱啊，”布迪卡笑了起来，对于自己的俏皮话，挺得意。

部长走到台阶上之后又问（安东纽克是透过开着的通风小窗听到的）：

“瓦伦京·阿达莫维奇，你好像是农家子弟吧？”

“我们都是大地之子。”

“你怎么看，我们目前在集体农庄里的所作所为是否都是明智的？”

“我干的是另一种行业，谢尔盖·彼特罗维奇。”

“对，对……我们是另一种行业。休管他人瓦上霜，”客人似乎急于要结束这次偶然的谈话，可是安东纽克从他的声音里，听出了同样刺痛自己的心的那种失望与痛苦。这一点使安东纽克感到鼓舞，就象以前他从另一个人的痛苦表情中得到了鼓舞一样。那个人曾主持一次高级会议，当他被迫按照那些“坚持原则”的人的建议，不得不把“免去安东纽克一切职务”的提案加以表决的时候，安东纽克虽然没有听见他说什么，却从他的眼神中看到了这种痛苦的表情。决定中免职的理由是：“鉴于安东纽克工作中犯有错误”。

这种比较温和的措辞是那位会议主席的主张，而过去同安东纽克一起吃过硬要给他扣上这样的大帽子：“鉴于不同意党的政策……”他们惯于把某个人大有问题的意见冒充为党的政策！……

① 指牧草轮作制。——译者

② 一普特等于16.38公斤。“一起吃过硬要给他扣上这样的大帽子”，意为交往很深。——译者